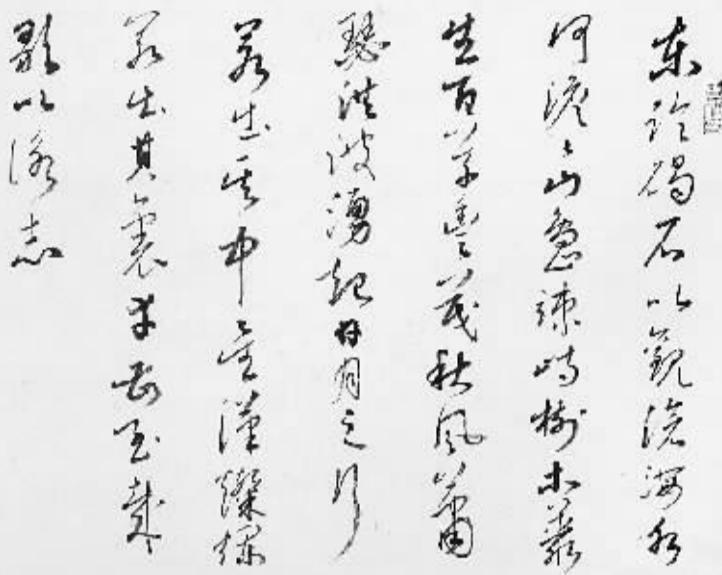


军人气节 文人气象

——印象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军旅书法家司马武当

记者 李硕



司马武当作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洛阳一家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世家，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趴在桌角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为前来看病的病人诊病、开药方。这位当地有名的中医，在为病人看过病后，用毛笔小楷认真地在纸上开药方。虽然小孩尚幼，一时看不出个中韵味，但每当蘸墨的毛笔划过纸张留下各种各样的线条时，他觉得有趣极了。不知不觉中，儿时的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这个孩子的记忆里，成为了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眷恋。

这个小孩子就是司马武当，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文联委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直书画家协会副主席，郑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协

会副主席、评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任河南省郑州警备区副政委，大校军衔。

生于1957年的司马武当，虽然“生不逢时”，但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因为爷爷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不但大医精诚，毛笔字更是功力深厚。在司马武当只有三四岁时，爷爷便教他背“汤头歌”、“药性赋”、“伤寒论”，甚至诸多的医古文。待他背熟了，便趴在桌角看着爷爷用毛笔开药方。在司马武当自己想象着“涂鸦”的时候，爷爷总会疼爱地拉过他的小手，认真地教他怎样执笔，如何着墨。长期的耳濡目染，让司马武当从小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培养了他每天写字的好习惯。就这样，司马武当得到了同龄人无缘享受到

的“国学教育”，以及书法上的熏陶与启蒙。

“一手好字，受益一生。”这是司马武当由衷的感叹，也是对他自己经历的总结。1976年3月，有部队到伊川接兵。刚刚高中毕业的司马武当虽然向往着橄榄绿，却也没有抱什么希望。“我的体重、视力都不达标，按说这辈子可能都与军营无缘。”然而，机遇总是光顾有准备的人。在街头正贴标语的司马武当被接兵部队首长发现，当得知这些“像印的一样”的标语出自司马武当之手时，接兵部队首长硬是把他“特招”到了部队。

也许真的应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句老话。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司马武当在一位老首长的鼓励下，编写了一本《钢笔正楷字帖》，然后寄到了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编委们顿觉眼前一亮：如此功夫的钢笔正楷字帖，市场绝不多见。出版社破例在几日内连续通过三审，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上市。作品一上市立即受到了众多硬笔书法爱好者的热捧，十几万册的《钢笔正楷字帖》很快被抢购一空，出版社不得不一版再版。“司马武当”的名字，也随着《钢笔正楷字帖》在全国的热销而迅速走红。

作为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的主要创始人，且已功成名就的司马武当，按说应该知足了。可随着他和更多书法大家的接触，司马武当越来越感觉到毛笔书法在书法艺术上的重要性。之后，他硬是和自己过不去，执意要在毛笔书法上有一个全新的突破。

尽管魏碑的古朴典雅、颜体的雄浑大气、柳体的硬朗洒脱，早在童年时期司马武当就了如指掌，但他还是从法度严谨的南北朝，尤其是唐、宋的楷书入手，以得古朴之气，另一方面大量临写《圣教序》、《兰亭序》等。通过长期不断地练习，司马武当深吸传统书法之精髓，得其神韵而厚发，特别是将古章草严谨淳厚、今章草典雅俊爽熔为一炉，有效地诠释了抽象章草艺术的内涵，囊括了书法众多的元素和精华。

仅华丽转身后这几年，司马武当的毛笔书法就

先后5次获得部队系统举办的书法大赛一等奖，全国“伟人杯”书法大赛二等奖，《书法导报》国际书法篆刻年展银奖，并被多家省级以上的博物馆所收藏。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宋华平，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俊杰都对司马武当的毛笔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司马武当的书法俊朗秀逸，上追魏晋，下摹唐宋，充斥着清丽淳雅的书卷气息，呈现着标志性的军人气节、文人气象，带给人们一种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字如其人。从司马武当的书法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他的儒将风范：宽博而逸秀，古朴而潇洒，文静与清雅，端庄与沉着。格调高雅，不落世俗，既呈现出堂正之气，正人君子之风，又从文静中感受到平和、宁静、幽雅、柔和的境界之美。

一个书法家的世界是有限的，一间陋室，一张桌案，一张纸，一支毛笔，就可以泼墨挥毫；一个书法家的世界又是无限的，沉浸于书法的世界里，可以神驰四海，法象天地，随心赋形。练字的过程其实就是练习的过程，书法的修习其实也是人品性的修习。书法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一个人的素质和品格，这对于司马武当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

“书法将伴我一生，直至终老。”司马武当对记者说，“书法已经成为我的‘日课’，哪天如果没有写字，就会觉得手痒、心痒，很不是滋味。”练习书法的“日课”也成了司马武当修习品性的“日课”。别看司马武当外表儒雅沉静，看起来含蓄内敛，毫不张扬，却吸引了不少“粉丝”追随。每次举办书法展，不论是在省内还是省外，总有不少他的追随者前来捧场，即使是天南海北地到处跑，也能看到“铁杆粉丝”的熟悉面孔。这不得不说是他本人的魅力，正是书法让他的魅力绽放光彩，盛而不衰。

“金戈更兼儒雅风，深情高韵自心声，软硬兼施传佳话，翰墨扬魂唱大风”。这不仅是圈内人士对司马武当的赞美，也是他本人多年努力所得。但愿司马武当这个国内少有的软硬兼长型书法家能够走得更远。

岁赋

沈达顺

前年作《岁赋》，余悸未尽，今新春继续，以为“姊妹”。

白驹叩春
碧湖凝玉
落红无声
万木萧萧待新萌
凭谁问
风寒何处归鸿

韶华易逝
历历峰徙
辗转流徙
一声叹息六十冬
鬓霜愤①
千载英雄放翁

人生多艰
忧患影从
淡泊宁静
知足常乐至高境
美陶令②
觅得桃花源耕

卅年沥笔
不修谀迎
迂夫自醉
聊有拙集谓三龙③
堪笑我
遂考榜中魁名

也曾年轻
春潮奔涌
血臂湖口
长歌当哭木石盟④
芳不泯
祈君岁岁萋荣

往事如烟
舒扬阁梦
牖月溶心
枕畔长拂龙湖风
臻晚晴
霞熔金夕阳红⑤

注:①鬓霜愤:南宋陆游《书愤》诗中有“镜中衰鬓已先斑”、“白发萧萧卧泽中”、“镜里流年两鬓残”句。

②陶令:晋代陶渊明。

③三龙:作者作品集《龙湖风》、《龙湖春》、《龙都概览》。

④木石盟:《红楼梦》红楼十二曲《终身误》中有“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句。木,林黛玉;石,贾宝玉。

⑤霞熔金: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水遇乐》一词中有“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句。

古陈拾遗之“株林之诗”

范闻杰

要真爱一个人，或一个地方，读懂她是关键。没有透过容颜之后的谙懂，就没有真正灿然于心的宽容，和持久弥新的呵护。

工作调动后，朋友送一套清时淮宁知县编撰的线装本《淮宁县志》，竖排繁体无句读，愈读愈自惭愧，但还是决心坚持下去。现在看来，海峡划分的不只是地域和意识形态，竟将祖宗留下的文化也生生地割裂开来，让同为炎黄子孙的国人竟不再认识自己祖先的文字。同时，我们今天国学基础教育的薄弱也随着读史的深入显露无遗。

风俗篇中，开头不久就有这样一段话颇令我费解。“君臣失德民无则微株林之诗载于国风。”先断句，应该是“君臣失德，民无则微。株林之诗，载于国风。”那么“株林之诗”，指的是什么？

遇到这种问题，翻《现代汉语词典》注定毫无结果。也难怪，人家表明了是现代汉语词典，古语句在那里自然无迹可寻。我有一个购书心得：多买多存工具书。其一他们只会被修订永不过时，其二他们是你探求各科知识最忠实的无言之师。搬出厚重的《辞海》，汗颜而知，“株林：古地名，春秋陈国夏氏封邑，在今河南西华西南。”续阅之，一个悲凉的历史故事展于书卷之中。这条只用二十多个字表述的典故，却是一段由凄美的情爱、血腥的弑杀、险恶的政治阴谋交织成的悲壮历史。他不禁打开了我的好奇，兴趣盎然地再搬出《中国历史大辞典》、《左传》等按图索骥，查阅求解。

殷商早期，商王把今天淮阳一带封给了虞舜的后人。周灭商立国之后，重新分封诸侯，周武王将这片泽国沃土再次封给舜之后“胡公”(名满)姓胡。有了陈胡公妫满的侯爵之国，淮阳便成为天下陈、胡两姓的根脉之地。上面说“株林之诗”的典故，就是陈胡公的后代子孙留下的。只是它发生时代在东周时期，距陈胡公受赏立国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名盖世的虞舜之后，经胡公，后再由公公传到儿子灵公的时候，已经到了气数将尽之时。

陈灵公治国术，政治上毫无原则。即位之初，他采取亲晋背楚的政策，引来楚国的讨伐。面对强楚，晋国遥不可及，灵公遂换张面孔去晋附楚，以背弃换得生存。对于卑微者，尊严只能是隐于内心的一丝抗争；对于弱者，原则只能是心中一份难以实现的奢望。灵公为生存而背信弃义本身并没有什

炊烟

王全安

人到中年
生命越来越向内转
越来越依靠回忆捕捉幸福的火花

走过了多少城池
走过了多少山川
最让我温暖的
依然是家乡的炊烟
以及炊烟下母亲的呼唤



沙颖文苑

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

——豫东历史文化点线面之三

王少青

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想要完整的还原它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怎样过去了的事情，都会留下它判断它的痕迹，留下最大限度还原曾经的真实的依据，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所以说正确的历史观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虚无。

在这种历史观之下，很多人类文明现象和历史文化问题都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符合客观真实，又能为大多数人接受认可的解释来。比如数控机床的始祖是磨制的石器、大秦帝国俑化的兵马显示了统一六国的威势、李白的仰天长啸是一个盛世的张扬，等等。得出这些答案并不复杂，一是有大量文献记载相互佐证，二是有考古发掘的实物不断提供证据，三是学者们加以研究分析、归纳判断，四是人们有不为外物所役的寻找正确答案的愿望和勇气。很多时候，这看似力道不

足的第四条，一旦掌控不准，却可以凭借纯主观的力量拨动甚至颠覆前三条所得出的客观结论。

老子故里的认定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楚之苦县，从古至今指的都非常明确，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司马公外，多部典籍文献均呈不二论断。

鹿邑县城东五华里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太清宫遗址区域内，除现存地上明清建筑外，相继出土了大规模唐代宫殿建筑基址和许多汉唐以来巨型石碑，多为官方故里祭祀的物证。

至于学者们，在这些文字和实物面前，原本就老子故里是不需要再谈什么观点了，因为一切都明摆着在那里。但近

年来却也要时时发声去重复一个历史早就证明了的结论。

因为有人就老子故里在哪里提出了超越上述文献和实物之外的观点（这种观点也不新鲜，明清时期就有人提过，但很快就自行纠正或湮没了），形成了所谓老子故里之争。

其实，包括一些名人故里归属在内的历史文化悬案的出现和存在是很正常的。记载不明、证据不足、沿袭脉络不清等，这些均可“姑且存之，留待后人”。如诸葛亮身世的襄阳南阳论，因为文字的不准确，因为秉置、地理的变迁，数百年争来争去，却也成就了一段佳话。但老子故里却不是这样。这位老人虽然“不知所终”，但“史家之绝唱”留下来了，林立的碑碣留下来了，一切都清清楚楚，没什么好质疑的，没什么可研讨的，老子故里是哪里就是哪里，像水晶一样清晰透明，丝毫不磨砂。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勇气十足地站出来争呢？说他们毫无根据，无端生事，也是冤枉他们了。每一个来争老子故里的人都可以充满自信或充满发现新大陆般惊喜地给我们展示他们的证据，也是有文献有考古，立论纵横捭阖，下笔洋洋洒洒。但正像老话说的那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仅从石碑来比较，来争一方提供的古碑年代就要晚于太清宫古碑近1000年，规模、数量、碑文内容更是逊色的很。证据相较，云泥立判，天壤之别，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这种背景下的争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带有鲜明特色的社会问题了。

老子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争得老子故里的名分，再慷慨一把，节会一番，是可以获得政绩和产业收入双重效果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自然资源禀赋不佳、社会人文资源稀薄的地方，更是值得花些气力无所畏惧地去争，即



太清宫一角

刘佑明绘

便是证据贫乏，即便是曲怪和寡，即便是罔顾历史真实。

但既然来争老子故里，总要顾及老子的想法吧。老子告诫我们：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对于人们都尊重的历史，不可不去尊重；对于人们都畏惧的背离真实，不能不心生畏惧。否则，就是违背了万物的道和做人的德。明清时曾经想把“老子故里”争过去的某个地方，很快就自我纠正了，这可能是学术范畴的争和学术心态的自我纠正，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敬畏。

近年来，围绕历史文化资源的争夺名目繁多，愈演愈烈。这之间有历史遗留悬而未决的公案，如前面提到的诸葛亮之襄阳南阳论；有将神话传说现实化的，如“梁祝文化之乡”的多处命名，虽不严谨，却是在推广一个美丽；有近几

刚张开序幕的上海博物馆专家与苏富比拍卖行的苏东坡《功甫帖》真伪之辩，这毕竟是围绕一件拍卖标底展开的，大可由银子收底，也权当是东坡先生又借此自我炒作了一把；有为了现实需要而刻意去经营打造的，如妄争“老子故里”、“李白故里”等，有足够证据证明了的

真实的东西设法推翻，以不惜搅混历史，不惜在国际上损毁中国文化形象来获取狭隘利益，这是要带来很大隐患的。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不应该再以学术歧见来任其存在与发展，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行动，有效地形成统一认识，消除无端之争，维护历史真实，向世界负责任地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至于匪夷所思的西门庆故里之争，与文化学术无关，与敬畏背离无关，属于非典型性精神卫生问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忘机会古